

# 美俄角逐中之中東和談前途

石樂三

## 一 前言

自從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結束以來，美國在中東一直扮演着一個最為重要的角色。

但是，這種優勢，從一九七五年春季開始變化，由於美國三月間在中東進一步調停以、埃隔軍的失敗，再加上中南海島相繼地淪入共黨魔手，使美國在國際間的信譽與聲望遭受了無比的打擊。

蘇俄在多面的破壞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的逐步解決中東問題計劃獲得成功之後，自然不會輕易放過它十月戰爭以來首次爭取外交主動的大好機會。

莫斯科已開始發動凌厲的外交攻勢，積極展開恢復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的活動，爲了達此目的，一方面邀集了伊拉克、埃及、敘利亞三國外長及巴解組織領袖阿拉發特相繼赴莫斯科會談，一方面指派了代表過往以色列秘密與政要接觸；更重要的，莫斯科與華盛頓決定五月十九日在奧京維也納舉行外長會議，討論中東與限制核武器問題，據一般西歐觀察家推測，蘇俄目前發動的外交攻勢，主要在於中東問題，因爲當初季辛吉將蘇俄擠斥於中東和平談判之外，獨自進行其穿梭外交，如今此項任務竟告失敗，正是蘇俄重振其中東聲勢的有利時機。

在美、俄的熾烈競爭中，阿拉伯集團亦展開了對中東戰略所採取的一致步驟：先是沙烏地阿拉伯、埃及、敘利亞三國元首於沙京利雅得集會；繼之約旦國王胡笙前往華盛頓訪問，主要目的是在說服美國再度開始和平努力，對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壓力，以求打破中東的僵局；埃及總統沙達特亦於最近訪問了阿拉伯四國，包括科威特、伊拉克、約旦及敘利亞，他已收到了預期訪問的效果。

以色列外長艾倫四月訪問華盛頓之後，以色列政府曾宣佈檢討有關中東和平政策，這顯示，在美國要求以色列主動採取新謀和行動的日增壓力下，以色列可能向阿拉伯國家提出解決中東問題的新建議。

儘管美國在中東遭遇了外交上的挫敗，可是，華府並未放棄它在東中所担任的最要角色。白宮且曾宣佈，福特總統決定六月一至二日在奧地利薩爾斯堡與埃及總統沙達特舉行會談，十五至十六日與以色列總理拉賓在華盛頓談判。這兩次談判都是非常重要，因爲美國今後是否繼續促成以色列與阿拉伯間的臨時協定，抑或恢復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將要取決於這兩次高峯會議的是否成功。

## 二 美國重估中東外交政策

由於季辛吉國務卿的中東穿梭外交遭到挫敗，福特總統即下令召回駐以色列、約旦、敘利亞及埃及使節，集會檢討與重估中東政策。這項會議是由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主持，除政府有關官員外，其他被邀請之前政府高級官員，計有前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前國務卿包爾（George Ball）——他根本反對季辛吉的調解方式及前財政部長迪倫（Douglas Dillon）等，這些官員們在過去都曾試圖——而亦未成功——循談判途徑促使以色列軍隊從佔領阿拉伯領土撤退，以期達成中東和平的目的。

福特總統對中東政策的重估，在時間上恰與美、以間的緊張關係相符合，因爲華府突然決定中止對以色列兩種最新式武器系統裝備的援助。這兩種武器包括一七〇哩射程帶有洲際彈頭之長矛飛彈（Lance Missile）及F—一五型噴射戰鬥機（替換F—一五型幽靈機）。

當美、以兩國政府頓形緊張之際，一個以色列特種軍事訓練隊，在美國陸軍指導下，正進行接受使用長矛飛彈訓練之中，五角大廈且於數月前早將此種新武器準備妥齊，並已循例正式通知國會隨時可以交貨。

導致美以兩國間的誤解和裂痕，顯然由于以色列未能配合美國的和解政策，而使季辛吉的穿梭外交遭受嚴重的挫敗。茲縷出下面的幾點例證：①——以色列爲了表明將在西奈撤退所提出的兩張地圖，已引起了華盛頓的激怒，美國官員告訴記者說，季辛吉及其談判小組從未由以色列手裏獲得任何「一種地圖或一張線條」。他們又說，以色列所提出的地圖，並不能反映出明確確線，因爲以色列拒絕繪製任何明確確線。

——以色列指責美國，在福特總統致拉賓總理的信札中，以色列認爲有「損及原提案人的建議」(boomeranged)，並使以色列地位變爲強硬。一位與以色列共事多年的美國官員指出，以色列的這項指責純屬「謊言」。他更指明，這封信件，不能影響任何的談判，因爲它是在拉賓拒絕埃及最後所提出的計劃以後才遞交的(甚至以色列內閣在數小時後才正式通過拒絕埃及所提出的計劃)。

儘管以色列在最後一回合談判前向美國提出的高度含有遊說性的聲明中指出，「非交戰狀態」(nonbelligerence)並非一個黏着點，可是，以色列却一直堅持埃及必須正式提出「非交戰狀態」的保證，作爲以色列歸還西奈隘口及油田的交換條件。

季辛吉已就此點向以色列外交官訴冤說：②「我們若干的會議顯示，福特總統和我曾經對你們提過廿四次之多，埃及絕不同意接受『非交戰狀態』，但是，你們依然要請我到中東去，而我有權來假定在以色列態度中有了一種變化。」以色列官員在回答中反而硬說，耶路撒冷政府曾經明白地告訴季辛吉說，以色列對西奈所做的讓步，須視埃及相對的「非交戰狀態」保證而定。

季辛吉最近在一次參院外交委員會發表證詞時，譴責以色列在外交上的缺乏遠見，而拒絕接納美國所提的解決西奈隔軍計劃。他更叱責以色列政府官員引導他走入了錯誤的方向。③

最近季辛吉對美駐特拉維夫大使館的混亂加以譴責，並對剛去世的美裔猶太人季亨大使(Kenneth Keating)操縱情報表示不滿，因而遴派一位偏

強人物——杜恩大使接替已故的季亨大使。④這位新大使是個職業外交家，歷任莫斯科及東歐國家的大使，他這次出任以色列大使，顯然打破了已往美裔猶太人駐以大使的慣例。

從上述各節看來，華府經過兩月來的檢討與重估，其結果將會產生一項劃時代的中東政策，這項新政策，亦必將適合於維持中東持久和平的原則，正如最近福特總統所說，⑤美國採取一項公平政策(evenhanded)是當前重新評估中東政策中所必需的。

### 三 蘇俄展開中東和平攻勢

蘇俄在與美國爭奪領導權中，至少在最初階段中立於對等地位。當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甫告結束時，即與美國共同組成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以解決善後中東問題，但會議僅舉行一次，而一直在長時期休會之中。在此期間，由于季辛吉國務卿的穿梭外交獲有成就，贏得阿拉伯世界的信賴，蘇俄顯然落在美國的後面。

在這種劣勢下，莫斯科會不斷攻擊季辛吉的逐步和解計劃，更無時不想恢復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之中。蘇俄外長葛羅米柯且痛擊季辛吉企圖在中東達成局部和平是一種「惡性方法」，非但不能解決中東問題，而且祇能加深此地區的衝突。

季辛吉的和平任務失敗的結果是：(一)使日內瓦中東和議的重開是必然的；(二)使美國的主動外交受到重大的打擊；(三)使蘇俄重新獲得主動外交的地位。

自四月以來，莫斯科在中東即開始展開主動和平攻勢。首先蘇俄政府指派兩名官員秘密前往耶路撒冷，並會晤了若干以色列政府官員，其中包括拉賓總理等要員。接着又指派一名高級外交官——斐納葛拉道夫(Vladimir Vinogradov)前往安曼訪問五天，曾與胡笙國王及其他領袖等會談，歸國途中，他在貝魯特又與巴解組織主席阿拉發特晤談。這名外交官是日內瓦中東和議蘇俄代表，亦是前蘇俄駐開羅大使。稍後蘇俄陸軍參謀長波里阿高夫(飛彈專家)抵達大馬士革，視察敘利亞一般軍事情況。蘇俄總理柯錫金於五月十二日率十七人訪問團前往利比亞訪問五天，旋於十七日轉抵突尼西亞

訪問兩天，意義非常重大。據外電報導，蘇俄至少以價值四十億美元武器及裝備售與利比亞，以交換利比亞提供蘇俄之基地。

克里姆林宮領袖階層為爭取主動早日恢復日內瓦和議，曾於四月間先後邀請了阿拉伯三國的重要官員前往莫斯科會談，以便就未來的會議問題交換意見。

四月十四日，伊拉克革命指導委員會副主席胡賽因(Sadeem Hussein)訪問莫斯科四十八小時。伊拉克僅派軍赴約且參加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故未直接介入中東問題，但伊拉克復興黨政權基本上反對任何政治解決中東問題。

四月十九日，埃及外長法赫米(Ismail Fahmi)正式訪問莫斯科，為期三天，曾經與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會談，雙方同意儘早重開日內瓦和議，並事先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四月廿三日，敘利亞外長哈達姆(Abdel Halim Khaddam)正式訪問莫斯科三天，兩國同意迅速恢復日內瓦會議。俄外長葛羅米柯在設宴款待哈達姆席上提出有關會議之議程，這項議程包括：(一)解放所有被外國佔領的阿拉伯領土的協議；(二)保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權利，從而建立他們自己國家的協議；(三)保證所有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在內的獨立存在及發展權利的協議。

四月廿八日——五月五日，巴解組織主席阿拉發特率團訪問莫斯科，曾與葛羅米柯外長及俄共書記包諾馬立夫會談，曾就巴解組織立場、蘇俄支援、巴勒斯坦人民權利、日內瓦會議及阿拉伯之間合作等問題詳加討論，結果圓滿達成協議。

除此以外，莫斯科更對以色列積極擴張影響力，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曾於四月廿四日發表聲明，倘若以色列肯自佔領阿拉伯領土撤退，蘇俄則將準備給予以色列獨立生存之「最認真的保證」(strictest guarantees)。由此可以證實兩名蘇俄官員稍早前前往耶路撒冷的秘密活動。

其實，蘇俄與以色列之間早已開始接觸，蘇俄駐美大使杜布里寧在最近數月中，不斷與以色列駐美大使迪尼茲往還，兩人會秘密舉行了多次的會談。

蘇俄極力拉攏以色列的目的，是在掃除以色列在未來日內瓦和議中可能

造成的障礙，特別是巴解組織代表權問題，因為以色列一直反對巴解代表出席此項會議。

以色列獲得了莫斯科及華盛頓對其生存的支持，在未來的和談中將完全採取具有彈性的策略。

就和談立場而論，最近蘇俄推展的主動外交攻勢，明確收到了相當的效果，不過，未來的發展如何，胥視美國對中東政策重估的結果為斷；亦就是說，假若這項評估是公平的，阿拉伯國家則將傾向於美國的。

就政治立場而言，蘇俄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是有限的，因為共產主義與伊斯蘭教是絕不相容的。在現階段中，蘇俄與埃及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裂痕，埃及總統沙達特在五、一勞動節演說中指出，埃及與蘇俄之間武器供應問題，仍存有若干歧見，而蘇俄繼續壓迫埃及償還舊債，使沙達特更為不滿。為了清償這項巨額欠債，除向阿拉伯石油國家求助外，沙達特還計劃尋求美國的財政援助。⑦敘利亞目前雖與蘇俄保持密切的關係，但阿薩德總統在中東衝突中極力避免兩極化——使蘇俄完全站在阿拉伯的一邊，而美國完全站在以色列的一邊。阿薩德儘管反對季辛吉的穿梭外交，可是，事實上他曾經接受了季辛吉一手促成的第一階段戈蘭高地的隔軍協議，更接受了美國對敘的經濟援助。

更重要的，伊拉克與蘇俄之間的關係或許有了變化。在表面上，兩國仍強調繼續維持一九七二年所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的友誼，但實際上這種友誼已經發生了變化。這項變化是導源於伊拉克與伊朗三月六日所簽訂的友好協定，此一協定使伊拉克北部庫迪族的勢力完全瓦解。莫斯科譴責伊拉克簽訂該項協定之前並未通知蘇俄，而伊拉克強人胡賽因告訴記者說，這是屬於伊拉克內政問題，別人無權干預。⑧伊拉克政府官員對蘇聯集團所提供的品質低劣機器，表示不滿，故轉向西方國家尋求經濟開發計劃之技術合作，並向歐美購買機械及其他商品。⑨

## 四 阿拉伯世界在奮力團結中

### (一) 埃及的主動和平外交

埃及總統沙達特在季辛吉的穿梭外交受挫之後，即開始重新檢討中東情勢，並於三月卅日向國民大會（國會）宣布三大措施：第一、決定六月五日重新開放蘇彝士運河，以紀念中東六日戰爭時運河被關閉第八週年；第二、決定自四月廿四日起延長駐在西奈半島聯合國和平部隊之限期為三個月（原限期為六個月）；第三、廿個國家組成之「阿拉伯聯盟」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在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席上發言。

埃及突然改變其原來有條件開放蘇彝士運河的立場，是有其高度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目標：

在政治方面，沙達特在季辛吉的調停下，雖對以色列所提的「非戰宣言」保證加以嚴拒，但這次無條件地開放運河，足可讓世人明瞭其追求和平的誠意，也可緩和以色列的恐懼心理。

沙達特決定將駐在西奈半島聯合國部隊展期為三個月，而非六個月，這顯示埃及謀求和平，是有一定尺度的，並非漫無限制。

更重要的，正當華府進行重估中東政策之際，埃及主動採取此種和平外交攻勢，顯然有意爭取美國的好感，而促其對以色列施行壓力，以便在未來的和談中讓步。

在經濟方面，運河開放之後，可使遠東與歐洲間的航程縮短，不再繞道南非的好望角，運費自然降低，而波斯灣石油的運費成本減輕，更可使工業原料及製成品的費用減低，殊有利於歐洲各國促進經濟的發展，無形中亦提高了埃及在國際間的地位。

再則埃及的資源有限，更受人口過剩的壓力，加上多年來受戰爭的影響，人民過着極艱苦的生活，國家財政陷於枯竭危機。因此，沙達特乃決然開放運河，一則增加歲入，每月通過費收益約達五億美元，二則鼓勵外人投資促進運河區的開發，吸取大量外匯，殊有利於國計民生。

## （二）阿拉伯小型高峯會議的召開

敘利亞受蘇俄的影響而反對季辛吉的局部和談努力，以致埃及與敘利亞之間一時發生了磨擦，削弱了阿拉伯內部的實力。

沙烏地阿拉伯國王哈立德爲了彌補這個裂縫，特別邀請埃及總統沙達特及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於四月廿一日在沙京利雅得舉行一次小型阿拉伯高峯會

議，會期三天，會議由沙王哈立德主持，王儲法赫德亦參加會議。此項會議之主題，是在重估季辛吉穿梭外交失敗後之中東新情勢，並對重開日內瓦中東和議所採取之立場，以及對未來中東和戰前途之策略各項問題，詳加檢討。

會議結果達成了四點協議：（一）絕對不容「不戰不和」現象的存在；（二）重以色列軍隊必須完全撤出阿拉伯領土，並恢復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三）任何解決中東危機的步驟，必須包括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及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等地區；（四）倘中東爆發新戰爭，埃及兩國必然採取一致的行動。

會議最大的收穫是：消除了埃敘之間對季辛吉逐步和平外交所造成的歧見。沙王哈立德在阿拉伯世界的聲望，隨此次會議的成功而升高；哈立德保證繼續以物質、政治及其他力量支援阿拉伯聯合對以色列作戰。

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哈立德國王曾經邀請約旦國王胡笙及巴解組織主席阿拉發特來沙訪問，並分別與沙王舉行會談，顯然是在協調約旦與巴解組織間的歧見。

## （三）沙達特訪問阿拉伯四國

埃及總統沙達特自五月十二日起，率領一代表團前往科威特、伊拉克、約旦、敘利亞四國訪問。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與四國領袖磋商他與福特總統會談前之各項重大問題，其中包括對中東問題及日內瓦和平會議所採取的一致步驟。

在結束了最後一站——敘利亞訪問時，沙達特曾在大馬士革招待記者席上說，當六月一日在薩爾斯堡與福特總統會談時，他已經獲得代表阿拉伯世界發言權了。

據阿拉伯外交家分析，沙達特這次訪問已獲致下面幾點重大的成就：①阿拉伯人堅持巴解組織必須以個別代表身份參加日內瓦會議，沙達特總統將設法說服福特總統與蘇俄聯合署名邀請巴勒斯坦代表與會。

——胡笙國王願意出席日內瓦會議，而不要求代表巴勒斯坦人發言。

——沙達特已向敘利亞保證，不再恢復上次季辛吉國務卿所中斷的埃及隔軍談判。

——沙達特有權代表全體阿拉伯人，向福特總統公開地探詢美國它是否

願意促使以色列返回一九六七年戰爭前的界線。

——沙達特已對敘利亞與伊拉克之間的幼發拉底河取水紛爭着手擬定一套仲裁解決辦法。

此外，沙達特訪問伊拉克時接獲巴爾總統兩件贈禮，一件是伊拉克政府以價值八千萬美元的一百萬噸石油贈予埃及政府，作為協助其對以色列作戰之用，另一件是以三千五百萬美元贈款，作為重建蘇彝士運河沿岸於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中被敵人摧毀的各城市。

當沙達特結束一週的訪問時，他曾在大馬士革與巴解組織主席阿拉發特會談，氣氛甚為融洽。

#### (四) 胡笙展開外交活動

以親西方著稱的胡笙國王，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日戰爭結束以來，即曾不時赴美作官式或私人的訪問，他與歷屆的美國總統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基礎。

胡笙最近於四月廿五日啓程前往巴黎作三天訪問，然後轉華盛頓作私人訪問。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向華府要求軍事援助，另一方面代表有關阿拉伯國家領袖向福特總統說明他們對中東問題所持的立場。更重要的，是在說服美國再度開始其和平的努力。

在華盛頓停留期間，他曾與福特總統及季辛吉國務卿數度會談，結果華府同意協助且建立新國防飛彈系統，並提供二百枚神鷹式地對空飛彈，引起了以色列的不滿。外長艾倫痛責美國事先宣布中止對以色列提供F—15型戰鬥機及長矛地對地飛彈，事後則以飛彈援助且，兩國同為美國的盟友，而何以有厚薄之別呢。

當胡笙與白宮會談如何解決中東問題時，福特總統表示美國有決心打開目前中東僵局，並為尋求公正與持久的和平而努力。

胡笙於五月六日曾以「阿拉伯渴望和平」為題，向南卡羅林納查里斯頓軍校 (Military College in Charleston) 發表演講，這篇演講的要點是：

①(一)約旦、埃及及敘利亞「準備甚至渴望與以色列謀致和平」，我們接受以色列所提的和平條件——承認以色列，非交戰狀態，以色列在承認邊界內的生存權利及最後簽訂和平條約等；但阿拉伯世界堅持兩大條件——以色列從所有阿拉伯領土撤退及承認巴勒斯坦人故鄉的合法權利。「這是最簡單不過

的。」(二)呼籲美國停止對以色列一切援助，如果它不肯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前的邊界。(三)當前中東情勢極為緊張，有利的抉擇是有限的，不戰不和的狀態是不能持久的。(四)讚揚季辛吉的穿梭外交努力，並促其加倍努力尋求中東和平的實現。(五)贊同耶路撒冷國際化。

胡笙亦曾告訴福特、季辛吉與若干國會議員們，假如目前的「不戰不和」情勢繼續發展下去，中東隨時會爆發新戰爭。胡笙這次訪美的談話，却受到了美國朝野及輿論界的普遍重視。

## 五 以色列重新檢討中東和平政策

自三月間季辛吉斡旋中東和平失敗之後，美國與以色列間的關係突然發生了變化，白宮不但下令中止對以色列新武器的援助，同時亦婉拒了以國防部長裴瑞斯的訪美，因為福特與季辛吉都認為上次以、埃兩國間接談判的破裂，應歸咎於以色列的頑強態度。

以色列為緩和對華府的緊張氣氛，副總理兼外長艾倫曾於四月下旬前往華盛頓與季辛吉會談，返國後，即向以色列內閣會議提出報告，以色列政府遂於四月廿七日宣布，將重新檢討有關中東和平的政策。這顯示，在美國要求以色列主動採取新謀和行動的壓力下，該國可能向阿拉伯國家提出解決中東問題的新建議。

據可靠的外電報導，⑫在以色列十二人內閣中，形成兩派對立的現象，一派是以總理拉賓與國防部長裴瑞斯為首，他們在談判中反對任何讓步，並力主以堅強的地位來說服華盛頓勿再對以色列施予壓力。另一派是以副總理艾倫及左派馬巴姆黨的閣員為中心，則堅持以色列必須準備一套解決中東問題的詳細計劃，否則，勢將加深以色列與美國的裂痕。

前以色列外長伊班指責拉賓政府使季辛吉最近的中東和平任務歸於失敗。他認為，拉賓及其同僚期望埃及同意結束兩國間的戰爭狀態，交換以色列軍隊撤出西奈戰略的隘口及阿布魯斯油田 (Abu Rudies oil fields)，是不合現實的。⑬

最近美國有七十五名國會議員聯名致函福特總統，要求給予以色列更多的武器援助。此項行動將使以色列在未來的和談中更為堅強起來。

## 六 中東和平談判的展望

當前中東形勢，似已進入了一個微妙的新和平談判的階段。國際間都在注視將召開的薩爾斯堡與華盛頓的兩高峰會議上面，這兩項會議關係非常重要，因為對中東和平前途深具決定性的影響力。

在兩項會議中，三國領袖將分別就中東問題認真地談判，而所討論的中心議題，必定是關於未來和平談判的方式問題。這種方式不外：

(一)恢復季辛吉的逐步解決中東問題。

(二)重開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的日期與議程各項問題。

關於第一項，除了蘇俄之外，其他有關的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埃及、敘利亞及約旦四國，都曾一致表示願意接受。

以色列官員近來會與季辛吉在華盛頓「就近談判」，以期促成西奈半島第二階段的隔軍臨時協議。以色列外長艾倫四月間訪美後對記者說，美國基本利益是在防止中東戰爭，並創造與埃及恢復談判的條件。以色列總理拉賓最近亦表示，以色列撤出西奈的隘口及油田是「現實性的」(realistic)。

埃及總統沙達特會經迭次表示歡迎美國協助以埃間第二階段隔軍談判新努力，並宣布六月五日重開蘇彝士運河，以及自動要求駐西奈半島之聯合國和平部隊展期三個月，以示埃及謀和的誠意。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四月間曾接見美國大使摩費，對美國可能恢復外交活動有所商談，以期打破當前中東之僵持局面，並安排第二階段戈蘭高地之隔軍協議。更重要的，敘利亞最近自動將聯合國駐戈蘭高地部隊展期六個月，顯然有意給予美國恢復主動外交的一次嘗試機會。

約旦國王胡筭五月間訪美時，曾對季辛吉國務卿的穿梭外交備加讚揚，並促其加倍努力尋求中東和平的實現。

關於第二項，美國及中東之有關國家，對於重開日內瓦和議原則表示同意，但對會議之日期、程序及實質問題——特別是巴勒斯坦代表及領土問題，都主張在會議之前必需有充分之準備工作，使與會代表的意見有所溝通，這樣會議才能期望成功。

最近在維也納召開之美俄外長會議，對於日內瓦和議的重開日期未獲協議，仍須待下次會議繼續商談，下次會議可能於六月中旬美以高峰會議之後

呂律 著

蘇俄經濟研究 實售新台幣二百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舉行。

原定於外長會議後訪埃之葛羅米柯，現已直接返回莫斯科，預定下次外長會議後訪問開羅，使沙達特總統對日內瓦和議前途感到憂慮。

## 七 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恢復美國的逐步和解計劃機會較多，而且成功的希望較大。等待以阿之間第二階段隔軍協議達成之後，再行召開日內瓦和議，進行解決最難的實質問題，方期完成一項歷史性的「中東和平條約」巨大任務。

我們有理由相信，福特總統在薩爾斯堡與華盛頓高峰會議之後，必能採取主動外交攻勢，努力打開當前中東「不戰不和」之危險局面，藉以挽回美國在外交上的頹勢，庶幾在美俄角逐中立於不敗地位！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3, 1975, "Ford's Mideast Reassessment".

註② TIME, May 16, 1975, p.16.

註③ Ibid.

註④ Washington, Apr. 22, 1975 (UPI).

註⑤ Cairo, May 23, 1975 (UPI).

註⑥ Beirut, Lebanon, May 16, 1975 (AP).

註⑦ The Arab World Weekly, Apr. 26, 1975.

註⑧ Cairo, May 19, 1975 (NYIS, UPI, Reuter).

註⑨ The Arab World Weekly, May 10, 1975.

註⑩ Jerusalem, Apr. 28, 1975 (AP).

註⑪ Tel Aviv, May 9, 1975 (UPI).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五日完稿